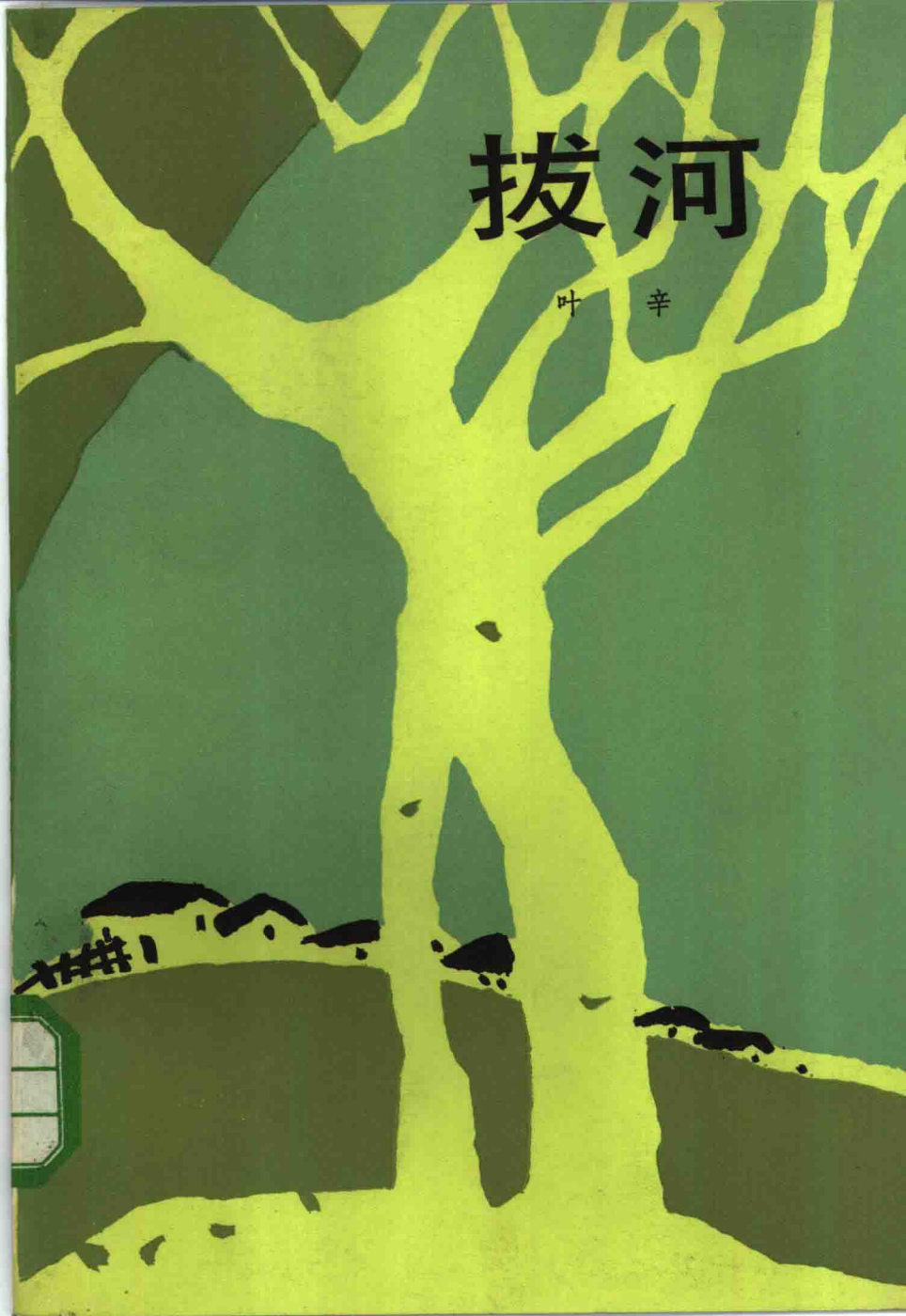


拔河

叶 辛



拔河

叶
辛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五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《拔河》紧接上卷《基石》，写农村生产责任制初期的矛盾和斗争：是按原来包工包产的合同，还是统收统分？上上下下，从基层到县委、地委、省委，在不同人物身上，掀起了感情的波澜，引起了深沉的思索……最后，以景传耕为首的村民认准对国对民有利的责任制，继续坚持下去。以省委第二书记喻帆为首的各级干部，能从实际出发，体察民情，用具体的事实，虽然经过艰难的说服和斗争，但毕竟使责任制仍得到了支持。

本书反映生活及时，情节写得相当集中，人物又有发展，它既是《基石》的续篇，又是一部独立成篇的作品。

责任编辑：黄 伊 胡德培

拔 河

Bohe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2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2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85年5月北京第1版

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43,000

书号 10019·3798

定价 1.85 元

第 一 章

1

走过慈竹林旁的这截路，前头就是那条小道了。哦，秋夜的月光把小道上的煤碴砖屑也照得清清楚楚。这煤碴砖屑，还是爹没伤脚之前，怕雨天路滑从砖瓦场上拖来垫的。自己的家，朦朦胧胧地掩映在几棵李树、樱桃树后面，就在小道尽头。

不知咋搞的，离家愈近，丁慧芸的脚步放得愈慢，心也咚咚咚地跳得急骤起来。仿佛她不是回自己家，而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。

是呵，从去年秋末跟着人贩子婉芳离开，到这阵儿，快一年了，她还没有回过卡多寨。这一年来，生活的变化有多大哪！去年离家的时候，她是被人贩子拐卖的；而这次回家，她是……她是要同家里讲、讲……四周团转没得人，慧芸还羞得脸上直发烫哩！

煤碴砖屑铺的路，脚踩上去有轻微的声响，慧芸刚踏上没几步，李树、樱桃树阴影里，腾地蹿出一条乌光光的黑狗，朝着她一阵狂吠：“汪汪汪，汪、汪汪……”

这是她离家后屋头喂的狗，不认识她。她收住了脚，低低地斥骂：

“瘟狗，不准咬！”

狗的狂吠引起屋头人的注意，低矮屋檐下那两扇薄杉木板门“砰”一声打开了。一个牛高马大的壮小伙子站在院坝里，吃惊地喊起来，说话的声气好粗：

“姐，你、你……回家来了……”

“啥，慧芸回来了？”不待慧芸应声，屋里传出阿妈惊讶的锐叫，跟着一阵板凳倒地的声响，阿妈和两个妹妹从昏黄的油灯光里扑了出来，跑到慧芸面前。两个妹都出落成大姑娘了，冲着慧芸尖脆地喊了两声姐。

“妈……”慧芸瞅着阿妈，嗓音发颤地叫了一声，嗓子眼就哽咽住了。

毛色乌光光的黑狗象是觉察出了来人的身分，绕着慧芸的身子直打转转。

一家人在屋前的小院坝里僵持地站着。好一会儿，昏黄的门洞里传来爹的苍老嘶哑的吆喝：“都胀憋了吗，站外头干啥？进屋头坐嘛！”

“呃……噢，对，对头，慧芸，你快进屋呀。”阿妈这才如梦初醒般招呼着慧芸。

屋头似乎比慧芸离家时更紧窄、更零乱了。不知是箩筐、背篋、家什没挨墙放齐整呢，还是弟弟妹妹都一下子长高大了，总之，乍一进屋，在晦暗淡弱的油灯光影里，慧芸觉得有股窒息感。坐在灯前的爹望了她一眼，接着便唠叨

起来：

“看这几个龟儿，哪象你在屋头时爱收拾啊！做几手田土头的活路，回家来就当老爷了，最好饭也喂给他们吃……”

听着爹数落弟妹，慧芸不觉有些凄然，隐隐地意识到，她已经不是这家的人了，在爹妈弟妹的眼里，她显然是个客人。

她刚在一条板凳上坐定，阿妈便端来一杯苦丁茶，那多半是盛夏时节吃剩的茶叶泡的。她接过茶。爹的数叨也停下来了，满屋的人都小心翼翼地盯着她。慧芸没想到，她回到屋头竟会这么别扭，家人竟会这样拘谨。

“田土头的庄稼，长得好么？”一时间找不到话，慧芸随口问道。

“那还用问！”弟弟以不屑作答的口吻哼了一声，“三多大队今年的田土，哪家不是象绣花样侍候。”

“俗话说，交易人不离行头，庄稼人不离田头。”骨瘦如柴的爹接着说，“多年了，哪一年卡多人也没象今年这样尽心。”

不知为啥，阿妈不明不白地叹了一口气。

她为啥叹息呢？庄稼不是种得很好嘛，日子不是在好起来嘛！慧芸怕阿妈又会象她在家时那样哭穷，她挺直了腰，决定把来意给家人道明。

“今天我回家来，回家来是想跟你们说，嗯，这个……”回来之前，慧芸想过多少道了呀，她一定要说得随和，一定

要象平时摆家常般、顺理成章地把话说出来，为此，她在心头默默地演习了多少回啊。可不知为啥，一启口她语气也变了，神情也变了，甚至语塞了，不晓得咋个往下讲。

爹瘦削的脸仰了起来，妈不安地朝她眨着眼睛，两个妹妹双手背在身后挨门边站着，弟弟的脑壳仰得半天高，用那种令慧芸厌恶的、斜睨的目光瞅着她。乌毛狗在他脚边转来转去，殷勤地舔着他的脚背，他不耐烦地一脚踢去，踢得乌毛狗可怜地叫了两声，退到屋角落里。

全家人都预感到，慧芸要讲的事儿，是很重要的。

慧芸觉得不能再迟疑了，她咽了一口唾沫，直通通地说：“收上谷子，我和传耕的事儿，想办了……”

似乎说得不明不白，但慧芸看得出，全家人都听明白了。爹和阿妈相互对望了一眼，没吭气。弟弟撇了撇嘴，似笑非笑。两个妹妹面面相觑，更是不出声。

屋头的沉默令人憋闷。

什么样的反应慧芸都设想过，唯有满家人哪个也不吭气这场面，她未曾想到。

是的，她今晚上到卡多寨来，传耕不晓得，是老爹景气闲在晚饭前关照她的。老人家站在院坝一角，望着薄暮中正在饱浆的晚米谷子，不停地翕动着鼻子，如同他已经嗅到了谷米的甜香一般，他用油黑的烟杆指着满坝丰收在望的谷田，对慧芸说：

“交了国家的，看来，明年子管肚皮的粮，是够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慧芸啊，我思量着，收了这季谷子，把你同传耕的事儿，堂堂正正地办了。”

“爹……”

“咋个，你不愿意？”

“哦不，愿、愿意……”

“愿意就好。我们没得阔气可摆，但也得把事儿办得不给人落下话柄。”

“爹，你的心意我懂。只是，我、我啥陪嫁也没得……”

“提这个干啥？你在这屋头一年，干得还少了吗？”

“那是应该的。”

“我是说，我们不要嫁奁。可也得跟你家爹妈通个气，你说呢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……吃过晚饭回去一趟罢。这几晚大月亮，不用亮也能走。”

“嗯。”

晚饭后，趁着传耕出门去找人议事，慧芸在景气闲老爹的目送下，悄悄离开嘎多寨，到卡多寨上来了。她曾想，听到这消息，爹妈、弟妹会高兴，会露个笑脸的，哪晓得，竟是眼前这么个尴尬场面。

“要得不吗？”慧芸忍耐不住了，带着哭声催促：“景家老爹的意思，不要陪嫁，不需丁家出一分钱，只要你们一句话。”

没有人做声，弟弟的眼睛倒睁大了。

“当然，”爹伸出瘦筋筋的手，摸摸索索地抓过一条篾索，在手心里揉搓着，终于用干涩的嗓音开了腔：“树大结果，人大成家。慧芸，你也不小啦，今年二十七了吧……”

“二十八。”

“噢，二十八了。只怪你爹无能，害你二十八还悬在半空中。只是，这……”

爹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道道，阿妈截住他的话头：“照理，传耕这样的小伙，白天点起灯笼也难得找到，我们还有啥话讲，只盼你过上好日子哩。只是，慧芸，你们嘎多寨那头，该没听说吧……”

慧芸转过脸去：“听说啥？”

“唉，话多了。总叫人不安心……”阿妈的话还没说完，乌毛狗倏地从蜷伏的屋角落里蹿到门口，朝着月色里的小院坝，“汪汪汪”一阵狂叫。

象是有陌生人来了。一家人都把脸转向门外，只见几支电筒光在院坝里晃来晃去，有一支光柱射进屋里，直刺爹的眼睛。

“丁根元，在屋头吗？”

慧芸陡然一惊，咋个搞的，蒋黑脸蒋学谦啥时候从屏源街上跑到卡多寨来了？

“在，在屋头哩！”爹答话的声气顿时显得谦和了。

几支电筒光一齐聚到门槛边来，蒋学谦黑脸上挂着点虚笑，一步跨进了屋。在他身后，紧随着月光县革委会副主任何羽，和两个三十来岁的干部。

慧芸更加惊愕了。县上的干部到了三多大队，传耕咋个一点不知呢？莫非是因为他不在党？要不，来了干部，传耕在饭桌上总要提到的呀！再说，来的又是蒋黑脸、何羽这拨人，会有什么好事。

蒋黑脸朝前走了几步，手中的电筒在屋头乱晃一阵，而后环顾着屋里的人。他一眼看到慧芸，明显地一怔，随即咧开嘴，露出两排黑黄的牙齿，故作惊讶地招呼道：

“哟，慧芸，哪阵风把你从传耕家吹回来的呀？瞧你，比去年显得更年轻了。哟哟，何主任，你看，这位就是丁慧芸，大名鼎鼎的景传耕扬言要娶的那位姑娘。”

慧芸感觉到，何羽和他身后两个干部，都把目光移到她的脸上来了。要在以往，她早慌得不知所措。可一听到蒋黑脸用轻飘的口气说到传耕和她的关系，一想到他们这拨人都是专门来整治传耕的，她带着一股气，忿然地仰起了脸，毫不掩饰对他们的轻蔑。你们不是生着法儿要整传耕嘛，整传耕就是整我慧芸，慧芸何必对你们客气。

“哈哈，久仰你的大名，丁慧芸。”何羽走前一步，挨着蒋黑脸站定，笑眯眯地说，“你还很年轻嘛，哎！”

四个干部都笑了。

慧芸心里好反感，年轻，年轻关你哪样事？你几个干部，尽盯在我脸上看，是个啥意思？特别是何羽身后那个没戴帽儿的，看模样儿不上三十，相貌倒挺俊，就是不害臊，瞅住她连眼皮也不眨一下。慧芸忍不住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
“丁老伯，屋头有些啥困难么？”见慧芸气咻咻地不答

腔，何羽才把脸转向丁根元，温声和气地问。

爹顿时局促不安地搓着双手，堆笑答道：“嗯，困难么，我们这穷家小户的，啥都是难。划分了田土做这一年活路，最大的难处，不就是缺少劳力嘛。俗话说，地是同样地，经营分高低。我这辈子残废人……”

阿妈说：“不过嘛，传耕还是想……”

话未讲完，蒋学谦就插了进来：“何主任可是千载难逢来一趟，有了难处，当面向上级反映，上级也好照顾贫困户嘛。”

何羽庄重地点点脑壳，一本正经地环视着屋内陈设，又问：“照你们估算，你家同三多大队劳力强的户相比，收入差多少呢？”

“那就差得大啰！”爹扳着手指头说，“肥料、灰粪，家庭副业，能干的人家户，拖马车、开石头、烧石灰、烧桐炭，啥不是收入啊！象我们家，唉，田土也种不赢……”

弟弟冷冷地接道：“要这么比呀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”

“嗯，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”何羽微眯着镜片后面的眼睛，称赞道。

慧芸发现，这位何主任的神情，比起去年逼着三多大队人上月亮坝水库那时，是大不相同了。大概是保养得好，他脸上添了不少肉，去年老是鸡冠样耸起的头发，现在已梳理得服服帖帖，举止也很有气派。他显然不想在低矮的茅屋里多呆，抬头扫了蒋学谦一眼。蒋黑脸忙一掀电筒，朝丁根元淡淡一笑，说：



“何主任还要去其他人家，得空再来。”

一行人退出屋去，阿妈说着客气话，送他们到门口。

慧芸心中的疑团，随着这拨人离去，愈发大了。何羽和蒋黑脸领着人来家头问这些话，是关心农民的生活呢，还是走个过场、做个样子？或是……

阿妈和弟弟回进屋来，慧芸忍不住问：“蒋黑脸他们，是哪天来卡多寨的？”

“何羽是今天才来的。”弟弟说，“蒋黑脸和那两个干部，来四五天了。”

“他们一来，寨上就传开了话。”阿妈补充说，“人心也不安定了。”

“传些啥话？”慧芸转脸望着阿妈。

“说收谷子的时候，满寨子还得统一收，统一分。”爹叹了一口气说。

什么？这不是要把传耕坚持了一年的责任制种田，全掀翻嘛！慧芸急忙问：

“这是他们开会讲的？”

“也跟开会讲差不多。”弟弟走近两步，在板凳上坐下来，摸出两张叶子烟，撕开裹起来，按在烟杆脑壳上，划燃火柴啪达啪达咂巴着，皱起眉头说：“跟在何羽身后那个不戴帽儿的俊小伙子，叫沈平。听说是个农学院毕业生，在岩寨当了几年支部书记，今年夏天刚调到公社，任副书记。满寨子传说，他是来接郝老虎那一角的。”

“人倒是个和气人。”阿妈在弟弟再次划燃一根火柴时，

发表自己的看法，“到了寨上，还帮缺劳力的人家干活。”

“是嘛，他帮华婆娘家干过活。”弟弟似乎嫌阿妈多嘴，盯了阿妈一眼，接着说，“有些话，就是华婆娘传出来的。”

“蒋黑脸也说了不少！”一直没讲话的两个妹妹，差不多异口同声地道。

“只怕这是头一着棋，往后还有第二着、第三着。”爹不知啥时已经抓了一把篾刀在手里，索拉索拉地划着篾片，头也不抬地说，“那么，三多大队人起早贪黑地干一年，又是竹篮子打水，一场空！”

弟弟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泡口水，粗声大气吼道：“已经讲了嘛，要纠偏！”

“你听听，你听听，慧芸，”阿妈侧转脸来，对慧芸吁了一口气：“真是这样，那传耕还脱得了爪爪？你们的婚事，只怕……”

慧芸的腰陡地挺直了。她终于明白过来，为啥家里人听到她谈婚事那么冷淡，为啥他们用那种复杂的目光盯着她。他们是听到好些于传耕不利的风声了呀。

她一下子对家里人都谅解了。此时此刻，她早把回家来的目的忘了，只是想着，传耕还蒙在鼓里，还不晓得这些风声，她得赶紧、赶紧回去告诉他。

慧芸坐不住了，呼地一下站起身来，用歉然的目光扫视着爹妈，急急地说：

“我、我得回去，赶紧回嘎多寨去。”

不待家人有啥表示，慧芸好似逃遁般地跑出了屋，冲进

朦胧的月色里。

2

是心头焦急，还是为传耕忧心，慧芸只顾着踢踢踏踏地往回跑，以致弟弟在身后连连叫了好几声，她也没听见。直到弟弟追到跟前，堵住了去路，慧芸才醒过神来，觉得自己有点儿失态了。

是啊，传耕遇到事儿决不会是这样的。年初，他被押去游街、关进黑屋子，都不曾慌神，她这会儿慌个啥呢？他那么大的风险都担过，眼下点点流言蜚语能奈何他吗？

慧芸收住了脚，看着面前气喘吁吁的弟弟，心头思忖着慧明为啥来追她。

月色清朗，田坝、谷地里，飘浮着一缕如纱似雾的夜气，草丛山野间的小虫子，叽叽喳喳地鸣响成一片。早谷的稻香味，那么浓烈地弥漫在秋夜的空气中。

“姐，我送你回嘎多寨。”慧明喘过气来，憋了半天，只讷讷地说了这么一句。

慧芸愣怔地瞅了慧明一眼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是慧明说的话么？她很难忘记，自从慧明的劳力超过她，挣的工分比她多之后，在家里，弟弟总傲慢地仰着脸，从不正眼看看慧芸。特别是当他也说了一户人家，而那个矮小粗实、相貌丑陋的姑娘又公开扬言，慧明的老姑娘姐姐不嫁出去，她决不过门之后，慧芸和弟弟的关系更冷下来了。到了

婉芳和李婶来付钱给阿妈，慧芸心头象爬过条虫子样的难受，而弟弟却露出股不耐烦的神色，他们姐弟间的情分便彻底断了。她很少再想起这个身强力壮的弟弟，很少牵念他。尽管她就在嘎多寨，也晓得她离家之后，妈急着要替弟弟接亲，已把那四百几十块钱都花光了，但是，临到要结婚了，弟弟却没把那个对象娶进门，她也懒得去打听、去探问。这会儿，慧明追出来，主动要送她回嘎多寨，是他想改善同姐姐之间的关系，还是另有什么话要说？

慧芸垂下了脑壳，顺着嘎多和卡多之间的砂石马车道，默然向前走去。慧明紧随在姐姐身旁，象是她的保镖。

道旁沟渠里，流水在咕噜噜轻响着。早谷成熟得七八成了，晚米也饱了浆，水田里不需太多的水，田缺都扒开了，沟渠里日夜都有汨汨的流水在淌。

前面不远，就能看到嘎多寨上的灯火。慧芸稍侧过身子，说道：“慧明，没得几步路，又有大月亮，不用送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慧明固执地朝前走着，沉默了片刻才说：“姐，我想同你摆一下。”

“说嘛！”

“有件事，你听说了吗？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就是拐卖你的婉芳和李婶，那两个黑心烂肠的臭女人，被抓起来之后，又跑掉了。”

“跑了？”